

- ity relationships in drug design*, New York; Alan R Liss INC, 1989: 177
- 13 Ohta M, Koga H.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and receptor mapping of N₁-substituents of quinolone antibacterials. *J Med Chem*, 1991; **34**: 131
- 14 Hopfinger A J. A QSAR investigation of dihydrofolate reductase inhibition by baker triazines based upon molecular shape analysis. *J Am Chem Soc*, 1980; **102**: 7196
- 15 Sheridan R P, Nilakantan R, Dixon J S et al. The ensemble approach to distance geometry: application to the nicotinic pharmacophore. *J Med Chem*, 1986; **29**: 899
- 16 Cramer I R D, Patterson D E, Bunce J D. Comparative molecular field analysis (CoMFA). 1. effect of shape on binding of steroids to carrier proteins. *J Am Chem Soc*, 1988; **110**: 5959
- 17 Momany F A, Pitha R, Klimkowski V J et al. Drug design using a protein Pseudoreceptor. *ACS Symp Ser Expert Syst Appl Chem*, 1989; **408**: 82
- 18 Regan L, Degrado W F. Characterization of a helical protein Designed from first principles. *Science* 1988; **241**: 976
- 19 Erickson J, Neidhart D J, VanDrie J et al. Design, activity, and 2.8 Å crystal structure of 2 C₂ symmetric inhibitor complexed to HIV-1 protease. *Science*, 1990; **249**: 527
- 20 DesJarlais R J, Seibel G L, Kuntz I D et al. 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nonpeptide inhibitors specific for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1 proteas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0; **87**: 6644

蛋白质和多肽 C 端氨基酸序列研究进展

屠红昱 夏其昌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上海 200031)

提 要

C 端序列测定长期以来是蛋白质化学领域中的一大难题, 但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的许多研究表明了 C 端序列的重要性。文中介绍了 C 端测定的一些最新技术, 尤其侧重于化学降解法, 特别是运用商品化的 N 端分析仪器分析 C 端序列, 增强了仪器的通用性。文中还推荐了几种 C 端标记进而分离 C 端肽段, 然后用 Edman 化学法测定 C 端序列的简便方法, 有一定的可行性。

关键词 C 端序列分析, C 端标记, 硫氰酸盐

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 蛋白质及多肽氨基酸序列研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往往要从几十乃至几微克蛋白质样品中获得蛋白质一级结构信息, 以研究其结构功能关系, 或更多的是由蛋白质氨基酸序列制备 DNA 探针, 筛选其 cDNA, 进而进行基因重组工作或表达蛋白质产物。另外, cDNA 预测蛋白质序列不能完全代替经典的蛋白质分析方法, 尤其对于经过磷酸化、糖基化和酰胺化等后加工的蛋白质。因此蛋白质的微量序列测定一直是重要研究课题。

N 端氨基酸序列测定应用 Edman 化学降解法已经能达到高度自动化、微量 (pmol) 水平, 可以分析蛋白质 N 端 20—40 或更多氨基酸残基, 小于 50 个氨基酸残基的多肽则可分析完全。但有不少蛋白质尤其在哺乳动物及高等植物中 N 端被修饰而封闭, 且封闭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如焦谷氨酰化、甲酰化、乙酰化或脂肪酰化等, 给蛋白质 N 端序列测定带来了困难, 而 C 端羧基被修饰的情况除酰胺化外, 很

少有其他报道。N端蛋白质序列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人们也希望从C端获得更多信息，N端及C端结构对于一个蛋白质来说是两个关键的片段。C端序列研究对于研究多肽加工、DNA重组产物质量监控都非常重要。同时cDNA起始于C端。因此了解C端氨基酸残基的序列更有助于DNA克隆并得到正确的基因结构。已有许多报道证明，一些蛋白质的C端和生物活性有重要关系，如醛缩酶除去C端酪氨酸后，丧失了大部分生物活性。由此看来C端序列研究不只是N端序列的补充，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到目前为止测定C端序列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法、酶法和化学法。

物理法是用快原子轰击与质谱或核磁共振联用进行C端测定，目前只适用于小肽，且仪器价格昂贵。但已有不少引人注目的研究结果表明，质谱可能是序列测定（包括N端或C端）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1]。

酶法主要通过羧肽酶作用的时间过程中，测定反应体系中游离氨基酸的成分及含量，推算出C端氨基酸释放的次序。我们曾对一些小肽进行上述分析，同时还鉴定不同酶解时间后残余肽段的HPLC行为及其氨基酸组成，作为一种补充手段用以核实羧肽酶法的可靠性。70年代至80年代由于还没有什么化学方法可以专一地标记C末端羧基而不和侧链羧基发生部分反应，以及裂解引起C端封闭，化学法测定C端序列存在诸多困难。Ambler(1972年)^[2]和Hayashi(1973年)^[3]等相继发现了一些新的羧肽酶，许多C端测定工作都采用新的羧肽酶酶解，然后进行氨基酸组成分析确定序列。但是肽键水解的速度受末端及倒数第二个残基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得出的序列是一动态过程的推演，而不似化学法逐个测序。如羧肽酶A对于C端第一个是非极性氨基酸其酶解速度快于其它氨基酸，而C末端为脯氨酸、精氨酸则作用极慢，同时C端第二个氨基酸残基有时也有影响。羧肽酶B水解C端的精氨酸和赖氨酸大大快于其它氨基酸。后来发现的羧肽酶

Y作用时对氨基酸要求虽然不如羧肽酶A或B那么严格。但仍存在对疏水氨基酸作用强，对带电荷的氨基酸作用慢的部分选择性。

尽管仍有人致力于寻找作用更广泛的羧肽酶（如羧肽酶P等），但目前运用羧肽酶至多只能测定3—5个氨基酸残基，不够制备DNA探针的需要，只能作为验证氨基酸或DNA序列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测定一级结构的工具。同时羧肽酶作为一类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价格昂贵且保存活性较困难。纯化制备乃至商品化的羧肽酶内易混有蛋白内切酶，从而干扰分析。由于上述原因，羧肽酶不可能和自动化分析仪器相匹配，因此人们转而着眼于化学降解法，因为化学法可类似于Edman N端分析进行偶联及裂解，并且容易过渡到自动化。

自从1926年Schlack和Kumpf发现了（异）硫氰酸盐试剂，有不少用于C端标记及裂解的试剂报道，如Bergmann等（1936年）发现的叠氮化物重排；Bailey（1955年）报道的还原后O—N移位；Khorana（1952年）的碳化二亚胺修饰；Tarr（1975年）的氨基氟标记；以及Previero（1977年）报道的𫫇唑环化等。但（异）硫氰酸盐仍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可能因为它的作用机制与N端Edman降解的试剂有些相似，尤其Cromwell和Stark（1969年）^[4]发现蛋白质的C端在乙酸酐和硫氰酸铵存在下形成乙内酰硫脲蛋白（proteinylthiohydantoin），以及以后的实验证明（异）硫氰酸盐降解可能是最有希望的C端序列测定的关键试剂。

（异）硫氰酸盐C端测定的机制包括羧基活化，异硫氰酸偶联，环化形成乙内酰硫脲（thiohydantoin, TH），水解释放TH-氨基酸。其经典作用机制见图1。

为了使C端羧基由亲电子的基团变成亲核基团，在偶联反应之前加入乙酸酐（一般为乙酸酐：乙酸=1:4）活化，便于与（异）硫氰酸基团共价结合。

偶联试剂已从原始的异硫氰酸铵经过诸多改进，并且这些研究仍在继续中。

Inglis^[5]发现硫氰酸（HSCN）在丙酮溶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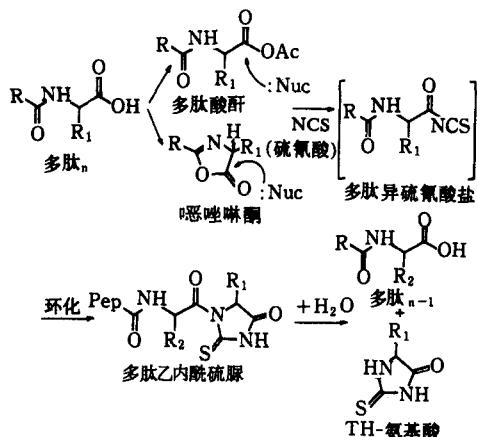


图1 用(异)硫氰酸盐测定C端序列的机制

中的效果大于硫氰酸铵在乙酸乙酯中。如果溶剂极性小于丙酮，偶联反应效果也较差。在偶联反应时必需严格无水，否则C端会部分水解，下一个氨基酸暴露而提前出现，干扰测序正常进行。

Wittmann-Liebold及她的同事^[6]比较了各种(异)硫氰酸盐，发现游离酸因不稳定，使用时较麻烦。异硫氰酸胍稳定性较好且可溶于有机溶剂如丙酮中，因此较适合于自动降解。但他们仍然发现偶联试剂稳定性差，反应需严格无水，由于试剂必需放在冰箱，频繁的取样，容易吸水，这样起活化作用的乙酸在有水存在下会部分裂解片段。另外脯氨酸，谷氨酰胺在活化时形成双环，因而在酸性条件下容易裂解，下一个氨基酸残基提前出现，降低了重复产率，因而影响了肽段能测定的长度。

Hawke和Shively^[7]认为硫氰酸或硫氰酸铵容易聚合，也对偶联试剂作了改进，他们采用三甲基硅异硫氰酸酯(TMSITC)进行反应，发现TMSITC较硫氰酸盐或硫氰酸能提高偶联效果，减少副反应，并且生成的TH-氨基酸检测灵敏度接近PTH-氨基酸，可达到pmol水平。他们用12mol/L HCl裂解，最初产率为30%，但遗憾的是只测定了肌红蛋白C端3个残基后终止了。其可能原因是TMSITC偶联率低。预计如果过量试剂及副产物杂质清除完全，TH-氨基酸抽提更好的话，可以测定10—20个

氨基酸残基。

偶联后裂解一般采用碱性溶液^[5]，其中包括挥发性碱性试剂和非挥发性碱性试剂，挥发性碱性试剂应用效果较理想的有：5%三乙胺/氯丁烷，或氯丁烷/乙腈(70:30)；二异丙基乙胺(diisopropylethylamine, pH12.5—13)；吡咯烷(pyrrolidine, pH12.4—13)等。这些试剂易于去除但常引起较多副产物及杂质。非挥发性碱性试剂主要有：0.5mol/L KOH溶于33%甲醇，只需室温反应3min，即可裂解完全，但此溶液易引起样品丢失；由于TH-氨基酸在稀碱溶液中更稳定，实验证明将0.16mol/L NaOH溶于上述相同甲醇溶液裂解效果更好，尤其是PVDF膜上的样品，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是最佳的裂解试剂。

Hawke^[8]改进了原来的机制，先保护某些氨基酸残基，再活化，然后用异硫氰酸苯甲酯(BITC)偶联反应，最后去保护基团得到TH-氨基酸。其优点在于：提高了分析样品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易发生副反应的侧链得到保护，并且保护基团容易去除。

他们应用Wood Ward's试剂K进行活化，因为该试剂对水不敏感，不会提前部分裂解肽键。偶联试剂BITC在有吡啶存在的碱性条件下60℃反应30min基本完全，裂解效果较好的试剂为1%哌啶水溶液。

虽然最佳的化学试剂还没有确定，但已有一些较成功的例子，如Inglis^[9]在1989年报道了测出一个疏水10肽的C端前9个氨基酸残基的序列。Hawke^[8]测定了亮氨酸脑啡肽(Leucine enkephalin, YGGFL)的C端序列，除共价结合在支持膜上的N端Y外，其余4个氨基酸残基均能分辨清楚。Wittmann-Liebold^[6]测定了核糖体蛋白L12 C端8个以上氨基酸残基。

N端测序已有自动化仪器，并能达到较好的准确性和微量性，因此人们希望C端测序也像N端一样能完全自动化，Wittmann-Liebold, Inglis, Hawke及Boyd等研究组都致力于这方面研究。Wittman-Liebold^[6]在实验中

使用 Knauer 810 型商品化 N 端序列仪，并改进了一些部件，然后将不同部件构建成各种自动化的仪器，以满足不同样品的测序要求，如 N 端序列仪包括气相(gas-phase)、液相(liquid-phase) 旋转杯、固相(solid-phase) 及湿相滤膜(wet-phase filter)。也可进行 C 端测序，只在仪器结构方面作一小部分改进以适合 Schlack-Kumpf 化学法的特殊要求，如温度的迅速升高用于活化，及迅速降低用于裂解等。如前述他们在手工分析时异硫氰酸胍是较好的偶联试剂，但在液相旋转杯序列仪中异硫氰酸盐常易堵塞液体输送管道，因此在这种型号的仪器中不适用，而在其他类型如 N 端固相序列仪中，异硫氰酸胍偶联效果较之其它试剂更好。他们用 5%TEA/氯丁烷或氯丁烷-乙腈(70:30)裂解产生 TH-氨基酸，用有机溶剂抽提，最后用在线联机的 HPLC 系统分离 TH-氨基酸。

在他们的实验中蛋白质或大的蛋白质片段可如液相 N 端测序一样，样品加至玻璃纤维滤膜上，不必再加载体，短的肽段则必须共价结合在 DITC-PVDF 膜上。目前上样量一般为 1—10 nmol。

Hawke^[8] 在 Applied Biosystems 公司 477A 型脉冲液相蛋白质序列分析仪上分析了共价结合在聚酰胺膜上的前述亮氨酸脑啡肽的 C 端序列。固相序列测定法较适用于 C 端分析，因为 C 端化学试剂极性强，副产物、多余反应物、杂质等容易洗去。一般其支持物为聚酰胺及衍生化的 PVDF 膜，与蛋白质中的氨基基团共价结合。

以上两个实验都是在同一台仪器中改变个别模块及程序，既能进行 N 端序列分析（包括

气相、液相和固相），又能分析 C 端序列，可能更能引起蛋白质化学实验室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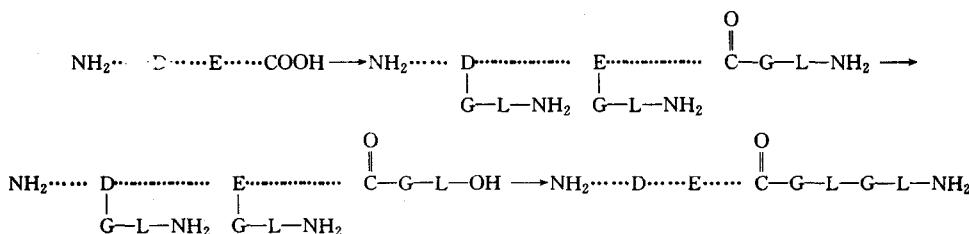
鉴于 C 端标记至今不能完全取代 N 端测序，大部分工作只要求 C 端一个肽段 10—20 个左右氨基酸残基的序列，因此有些研究 C 端测序方法的工作者研究 C 端修饰标记用来分离 C 端肽段。

Johnson 和 Tarr^[10] 报道了用水溶性碳化二亚胺(WSC) 偶联标记 C 端羧基，Furka 和 Dibo^[11] 则是通过形成甲基酯进行标记进而分离得到 C 端肽段。但是以上两个工作都是依赖于 C 端羧基和蛋白质其它部位电荷差异进行标记，反应很难保证不发生天冬氨酸、谷氨酸侧链羧基副反应。

Rose 等^[12] 采用反标记法，在酶解过程中非 C 端多肽都含有¹⁸O，因而可用质谱分离鉴定 C 端肽段，但由于目前质谱技术的局限性，分子量大的肽段仍不能进行。

Carles (1987 年)^[13] 第一次应用羧肽酶 Y 进行转肽，因而将同位素标记的苯丙氨酰-酰胺转移至肽的 C 端，从而便于标记分离。然而这只是个别成功例子之一，由于羧肽酶的局限性，尚不能广泛应用。

Hawke (1989 年)^[14] 设计了通用性较强的化学法-酶法偶联标记，采用 C 端标记并分离 C 端肽段，进而用 Edman 化学法测定该肽段的序列。即先用二甲基氨基乙基丙基碳化二亚胺(dimethylaminoethylpropyl carbodiimide) 活化，再与过量 G-L-NH₂ 偶联，然后控制羧肽酶 P 作用时间，可脱去 C 端的酰胺，最后再在游离的 C 端加上一个 G-L-NH₂，因此在 HPLC 上很容易将 C 端标记的肽段与未标记的区分开。



目前 C 端序列分析的障碍主要是最初产

率及重复产率低，其可能原因是偶联效果及裂

解效果差，以及裂解后引起C端封闭，虽然成熟的C端测序技术至今尚未问世，但是人们还是在不断发现成功的趋势，尤其在化学降解方面。因为尽管质谱有其极大的吸引力，没有经验丰富的质谱专家或功能复杂齐全的计算机很难分析数据，因此许多从事蛋白质结构分析的生化学家仍倾向于化学法能如N端序列分析一样自动、微量分析C端20—40个左右氨基酸残基的序列。但是以上两种方法，将来何者会占据上风，作者认为现在还难以预料。

参 考 文 献

- 1 Hill R E. The widening horizons of bioanalytical mass spectrometry. *Clinica Chimica Acta*, 1990; **194** (1): 1
- 2 Ambler R P. Enzymatic hydrolysis with carboxypeptidases. In: Hirs C H W et al. eds, *Methods Enzymo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2; 143
- 3 Hayashi R, Moore S, Stein W H. Carboxypeptidase from yeast, *J Biol Chem*, 1973; **248** (7): 2296
- 4 Cromwell L D, Stark G R. Determination of the carboxyl termini of proteins with ammonium thiocyanate and acetic anhydride with direct identification of the thiohydantoins. *Biochemistry*, 1969; **8** (12): 4735
- 5 Inglis A S, Moritz R L, Begg G S et al. C-terminal sequence analysis. In: Jornvall H et al. eds, *Methods in Protein Sequence Analysis*. Basel: Birkhauser Verlag, 1990; 23
- 6 Wittmann-Liebold B, Matschull L, Pilling U et al. Modular Berlin microsequencer for the sequential degradation of proteins and peptides from the amino- and carboxyl-terminal end. In: Jornvall H et al. eds, *Methods in protein sequence analysis*. Basel: Birkhauser Verlag, 1990; 9
- 7 Hawke D H, Lahm H W, Shively L E et al. Microsequence analysis of peptides and proteins: trimethylsilylisothiocyanate as a reagent for COOH-terminal sequence analysis. *Anal Biochem*, 1987; **166** (2): 298
- 8 Hawke D H, Boyd V L. Chemical C-terminal sequencing. In: Jornvall H et al. eds, *Methods in Protein Sequence Analysis*. Basel: Birkhauser Verlag, 1990; 35
- 9 Inglis A S, Casagranda F, Wilshire J F K et al. C-terminal sequencing: a new look at the Schlack-Kumpf thiocyanate degradation procedure. In: Wittmann-Liebold B ed, *Methods in Protein Sequence Analysis*.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9; 137
- 10 Johnson L, Tarr G. C-terminal sequence of proteins: rapid isolation and Edman sequencing of C-terminal peptides from digests. In: Walsh K ed, *Methods in Protein Sequence Analysis*. 1986, Clifton, NJ, USA: Humana Press, 1987; 351.
- 11 Furka A, Dibo G, Kovacs J et al. An improved method for isolation of the C-terminal fragment of proteins. *Anal Biochem*, 1983; **129** (1): 14
- 12 Rose K, Savoy L A, Simona M G et al. C-terminal peptide identification by fast atom bombardment mass spectrometry, *Biochem J*, 1988; **250** (1): 253
- 13 Carles C, Gueguen P, Ribadeau-Dumas B. C-terminal labelling of β -casein, *FEBS Letters*, 1987, **212** (1): 163
- 14 Hawke D H, Meister S M, Yuan P-M et al. Studies on C-terminal analysis. In: Hugli T E ed, *Techniques in Protein Chemistr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INC, 1989; 59



食品淀粉酶的特异性吸附分离提取技术研究 (925228[#])

本课题研究的食品级 α -淀粉酶提取工艺，采用高分子分离介质来提取淀粉酶，分离率平均为98.7%，酒精耗量小于0.3吨/吨成品酶。与超滤法相比，具有设备投资少，工艺简单、操作简便的特点；与酒精沉淀相比，具有酒精用量少、能耗低，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经

济效益。本工艺制备的食品级 α -淀粉酶的产品符合GB8275-87国家标准。委托检索费：单位17元，个人14元。

[北京867信箱20816组李群，邮码：100024电话：5762127, 5762194]